# 色情金庸之韩小莹

韩家兄妹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段秘密只属他们两人。不能告诉别人也不能跟别人分亨。

韩宝驹不明白为向会爱上自己的妹妹。也不明白妹妹为何不作拒绝。自从三年前发生兄妹乱伦以来，这段关系

从未停止过。当然，他们不打算也不可能停止这段关系。

韩小莹个性善良，却不乏豪爽，更有一具丰满诱人的胴体。但这是长大后的事，还在很小的时侯，占有妹妹这

一念头就一直占据他的脑海，从不曾停止过，他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事实是这个想法强烈得让他想不了其他的事。

韩氏兄妹自幼父母相亡，从小相依为命，感情之深非常人能比。韩小莹小时侯很希望有一件漂亮的花布衣裙，

韩宝驹为了不让妹妹失望，偷偷爬进财主家偷了一块布料，出门时被人发现，抓住毒打一顿，要不是财主大发悲慈，

恐怕早死于乱棍之下。布料偷不到，挨了一顿打，还生了一场大病。但韩宝驹一点也不气妥，病刚好转便起早摸黑

的替人挑水打柴，为的是挣钱给妹妹做一件新衣裳。

看着那件用血汗钱换来的新衣裳。韩小莹感动的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离开她心爱的哥

哥！

为了表示对哥哥的感激，韩小莹当着韩宝驹的面穿上那一件漂亮的花布衣裙。

韩宝驹第一次如此清楚的看到妹妹的裸体∶形状姣好的乳房，乳头犹如娇嫩多汁的小红莓，修长白嫩的大腿，

两腿间是一丛浅色幼毛……热血沸腾的韩宝驹，冲动的抱住娇媚的妹妹。韩小莹看着阳物怒挺的哥哥，抿嘴笑道∶

「哥轻一点，别把人家弄疼了。」韩宝驹抱着妹妹一个劲的傻笑。

其时韩宝驹已是一个十七岁少年，韩小莹却只满十三岁。

两人虽跟柯镇恶、朱聪、南希仁、张阿生、全金发等人结为兄弟，但兄妹亲密感情依然未变。机缘巧合，兄弟

七人各遇明师，终于练就一身过硬本领。由于七人行侠仗义，但却性情古怪，因此也就有了「江南七侠」或「江南

七怪」之名，

三年前，江南七怪为朋友出头跟淮阳帮失和，兄弟七人在长江边上与淮阳帮一百多名高手对阵。其时韩小莹年

竟十六，对敌经验不足，虽然也杀了两名好手，但自己也受袭负伤，若不是韩宝驹及时赶来，恐怕早己命丧对方好

手掌下。

韩小莹被淮阳帮好手背后偷袭。偷袭之人虽然被韩宝驹一鞭打死，但韩小莹脑受创伤亦是不轻。

江南七怪打败淮阳帮，从此名震江湖。但见韩小莹生命垂危，心情顿由喜悦心转为担忧。韩宝驹更是悲痛欲绝，

众人兄妹情深，也不禁喑自难过。返回嘉兴，众人遍请城中名医，结果仍是束手无策。韩小莹依然昏迷不醒。看到

妹妹身体日渐衰弱，随时都会死去，韩宝驹精神近乎崩溃，人象疯了一样，整日不吃不喝、胡言乱语。

众人见他整天抱着韩小莹不肯放下，都来劝解。韩宝驹道∶「我们自幼父母相亡，兄妹从小相依为命，现在妹

妹快不行了，做哥哥的怎忍心不送她最后一程呢？」柯镇恶道∶「三弟，你这样抱着七妹也不是办法。让我们替你

好吗？」韩宝驹生怕别人抢走妹妹似的，连连摆手道∶「不用，不用，七妹自小只要我抱，你们抱她她会不高兴的。」

柯镇恶还要说，朱聪阻止道∶「大哥不用劝了，由三弟他吧。」

韩宝驹忽然叫道∶「我差点忘了，七妹喜欢到铁枪庙玩，不行，我要带妹妹到铁枪庙去，妹妹不要怕，哥哥这

就带去。」说着抱着韩小莹，一溜烟似的向铁枪庙跑去。

张阿生想跟着去，朱聪阻止道∶「五弟别去了，就让你三哥独自一人清静一下吧。」张阿生跺脚急道∶「我怕

……三哥他……七妹她……」柯镇恶心情沉重的说∶「七妹她可能过不了今晚了。」朱聪哽咽道∶「三弟跟七妹自

小相依为命，感情之深非常人能比。今晚是七妹她……就让三弟陪着她吧。」南希仁道∶「我们做好后事准备吧。」

柯镇恶道∶「四弟说得有理，我们先做好七妹后事准备吧。」

朱聪道∶「今晚大家谁都别到铁枪庙去，就让三弟七妹清清静静的度过吧。」

江南七怪自结义以来，一直是形影不离。想不到今天竟与老七作别，众人心中不禁的难过嗟嘘！

韩宝驹抱着妹妹，一路奔跑来到铁枪庙。这铁枪庙祀奉的是五代时名将铁枪王彦章。庙旁有座高塔，塔顶群鸦

世代为巢，当地乡民传说铁枪庙的乌鸦是神兵神将，向来不敢侵犯，以致生养繁殖，越来越多。韩宝驹踢开庙门，

扑鼻闻到一阵鸦粪尘土气味，原来这庙已被废弃多年，现已无人居住。

韩宝驹弄来干草，找到一干净处铺垫成褥，再脱外衣复盖，这才将妹妹轻放其上。韩宝驹坐在一旁，凝视着妹

妹如初雪般苍白的俏脸，是如此的安详，就像是深深熟睡。韩宝驹双眼流泪，低泣道∶「妹妹你不要有事，哥哥不

要离开妹妹。」

猛然想起老人说过，铁枪庙的铁枪神有求必应、非常灵验。当即走到王彦章像前跪下，「咚、咚、咚」一轮响

磕。道∶「铁枪神爷爷，求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救救我妹妹吧。」说完又「咚、咚、咚」的猛磕响头。

连日来的担惊受怕，令韩宝驹疲惫异常，守坐在妹妹身旁，不到半个更次便迷糊睡着了。朦胧中回到童年，幼

时与结义兄弟玩耍的幕幕情景，清楚再现∶二哥拿着一本破书，摇头幌脑的诵读；六弟与自己骑在铁枪神像肩头，

拉扯神像的胡子；大哥与四弟并力拉着铁枪一端，五弟拉着铁枪另一端，三人斗力；七妹那时还只四五岁，拖着两

条小辫子，鼓掌嘻笑。她小辫子上结着鲜红的头绳，很是好看……

一只五彩蝶飞进神庙，殿堂前翩翩起舞。七妹看得有趣，伸手扑蝶，彩蝶受惊飞出神庙，七妹嘻笑叫着追了出

去……「妹妹别走……妹妹别走……」韩宝驹睡梦中惊醒，看到韩小莹静静躺在自已身旁一动不动，呼吸慢慢微弱，

禁不住泪如泉涌。哽咽道∶「妹妹走了，哥哥怎办？」抬头怒视神像道∶「别人说你如何灵验，怎么就不救我妹妹？

害得老子白磕一阵响头，如果妹妹有个三长两短……

老子一定折了你这间鬼庙。「

韩宝驹胡言乱语乱骂一通。看到妹妹气若游丝，似是大限将至，又忍不住放声痛哭。猛然想起乡下人说过，冲

喜能够驱除疾病。犯难的是何来有喜事呢？韩宝驹灵机一动心想∶洞房花烛不就是喜事吗？只是去那找来新娘子？

再说远水也救不了近火。怎么办是好？韩宝驹搔破头皮还是一筹莫展。但却很不甘心，难道就此放弃吗？望着昏迷

不醒的妹妹，那苗条迷人的身形……一个平常绝不敢有的想法涌上脑海∶妹妹是一个未嫁人的处子，自己也是一个

未成亲的男子，合起来不正好一对吗？兄妹媾交虽违背人伦，只是救人要紧，也顾不上许多禁忌了。韩宝驹已被情

感控制，或者说他己不知道到自己在做什么。他慢慢解开妹妹单薄的衣裙，让那具苍白的肉体无知觉中裸露出来。

低下头将妹妹鲜红乳头含入嘴里，轻轻的吸吮着。曾有短暂的一瞬间，他意识到这样做是错的，但是当他想到，这

是自己接触妹妹身体的唯一机会时，神志又变得迷糊不清。或许他不知道，也或许他不愿意承认，但无论如何都不

能否认一个事实，他是那样深深爱着他的妹妹。

韩宝驹边脱衣服边自言自语道∶「我不是畜生，我是为了救妹妹，我不是畜生……」转眼间已脱光衣裤。只见

他分开妹妹滑腴双腿，跪在她腿间，将硬得铁棒似的阳物握在手里，圆大的龟头抵着妹妹的阴道，上下来回磨擦。

阴道干干的没一丝水份，韩宝驹怕弄痛妹妹，不敢动粗，动作十分轻柔。经有半柱香时间的搓弄，干涩的阴道

开始变得潮湿。韩宝驹抽离阴茎，在龟头抹上几口唾沫，这才将阴茎缓缓地推入妹妹的阴道里。细嫩的阴唇被外来

硬物迫压得两边分开，好不容易推入寸许，前面通道骤然变窄，他不敢再作深入，于是趴在妹妹身上稍作歇息。

忽然感觉韩小莹胸部急促起伏，呼吸由细变粗……「啊！妹妹有反应啦！」

韩宝驹惊叫起来。

喜出望外的他，忘形的将屁股往下迫压，猛然插入二寸，遇着一层很薄但很有韧性的东西。韩宝驹知道碰着妹

妹的处女膜。不敢莽来，先时将屁股高高抬起，令阴茎抽离阴道寸许，并调好进入角度，这才发力向那狭窄通道猛

力推压。粗长过尺的阴茎，瞬刻之间已经整根没顶的插进妹妹体内。

韩小莹全身剧烈颤抖，似乎是痛楚难耐，虽然仍旧昏迷未醒，但是呼吸变得急促，看得出她对身体的疼痛似有

极强烈的反应……

韩宝驹胯间长物被两片长有牙齿似的嫩肉紧紧咬住，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让他找不着北。但最让他高兴的是妹

妹身体竟有反应。

韩宝驹感觉下体奇痒难耐，伸手摸向胯间，妹妹两片鲜嫩的阴唇，象鱼嘴般蠢蠢蠕动，贪婪地吸啜撕咬着他的

阴茎。强烈的快感令他的生理异常变化。暴胀阳物变得更长更粗，硬硬的将韩小莹的下身几乎撑破。

韩宝驹趴在韩小莹身上不敢乱动，待到妹妹阴道变得更加湿润，这才稍敢用力推送那根巨大阴茎。随着阴道分

泌物的增多，通道变得顺畅起来。韩宝驹不由自主的加快了抽插的速度。韩小莹的阴道开始剧烈收缩，并且紧紧地

吮吸着他的阳物不放。

韩宝驹竭尽全力的抽插着深入妹妹身体最深处的阴茎，胯部猛烈的撞击韩小莹的身体。经验不足的他感觉到龟

头已开始发热，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想要一泄为快的欲望充斥全身。最终大吼一声：「妹妹，我忍不住了！我要

泄了！」

韩宝驹紧紧搂抱着妹妹，搂抱着那昏迷但有知觉的身体。将凝聚了自已所有爱和欲望的精液，瞬刻间，猛烈的

射进妹妹抽搐的阴道里。

韩小莹身体的抽搐突然停止，完全僵住了似的，但身体却开始变得温暖。

韩宝驹的精液还在喷射，还在源源不断的射进妹妹的子宫，直到最后，喷射停止了，他才长舒了一口气。由于

肉屌射精后依然硬度十足，所以他干脆不拔出来。他要把他的宝贝浸泡在温暖的阴道里，感受着妹妹阴道壁跳动摩

擦着肉屌的快感。

韩小莹的阴道还在不断的挤榨、吸啜着他的阴茎。就像一个吸奶的婴儿，绝不放过任何一滴精液。

快感过后，韩宝驹拔出开变变软的阴茎，当那东西撤离狭小通道时，几滴混浊的白色液体，犹自挂在红通通的

龟头顶端，好似花瓣上的露珠，巍颤颤地滑下两旁。

韩宝驹凝视着着妹妹，虽然仍旧昏睡不醒，但呼吸已变得平缓有力。他知道妹妹有救了，喜极而泣的他连滚带

爬跪倒在神像前，「咚、咚、咚」连叩几十个响头。道∶「铁枪神爷爷，谢谢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谢谢你老人家救

了我的妹妹。

谢谢！谢谢！「说着又是一轮叩头。韩宝驹怕妹妹着凉，连忙替她穿上衣裙，又到河边弄来半瓢清水，和着金

枪药丸喂她吃下。看到妹妹能自咽下药丸，韩宝驹高兴得手舞足蹈，拿出还魂药膏涂抹伤处仔细按摩一番，直至妹

妹头脑发热药力渗透其中乃止。

当所有工作做完时，韩宝驹已是筋疲力尽，倒卧在妹妹身旁不知不觉睡着了。

「哥…三哥…哥！……」

韩宝驹在半梦半醒间，听到一把熟识的声音在呼唤着他。声声入耳，说不尽的亲切。韩宝驹梦中惊醒，惊讶的

发现妹妹正对着自己微笑。

「妹…妹妹，你醒啦！这就好，这就好，哎呀！哥哥死啦，你醒来大家都好，大家都死了。」

韩宝驹让突如奇来的奇迹弄得手足无措，兴奋得语无论次。韩小莹苍白脸上泛起半点血丝。微笑道∶「哥你想

说什么？」韩宝驹拍着脑袋，手舞足蹈的傻笑∶「我也不知道自已在说什么？」

韩小莹看着一丝不挂的哥哥，俏脸一阵羞红。韩宝驹猛然想起自己全身裸露，感觉非常尴尬，伸手便要捂着胯

间羞处。韩小莹蚊声道∶「哥，不用捂了，你熟睡时我全看到了。」韩宝驹羞得脸如红布，韩小莹假装不知。道∶

「三哥，你扶我起来吧，我手脚酸软不能动。」韩宝驹上前扶起妹妹。关心的问∶「要紧吗？」

韩小莹靠坐着哥哥。道∶「头有点昏，还有……还有下体疼得厉害。」

韩宝驹丑脸通红，知道不能再隐瞒，于是把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妹妹。韩小莹苍白无血的纤手，紧紧握着哥哥

的手。道∶「我不怪哥哥，没有哥你相救，妹妹早就不在人世了。」韩宝驹搓着双手道∶「现在才感觉，这法子太

过方唐。」

韩小莹知道他在为自己的乱伦内疚，温言安慰道∶「没有这这法子，七妹早己进了鬼门关，三哥何必自责呢？」

韩宝驹道∶「你哥为人愚鲁，做事冲动不顾后果，今次虽然侥幸凑效，但却坏你贞节，妹妹日后如何嫁人？哥能不

自责吗？」

韩小莹转身投进哥哥怀里。嗔道∶「哥很想我成亲吗？」韩宝驹茫然问∶「妹妹不想成亲？」韩小莹道∶「我

成亲你开心吗？」韩宝驹连连摇头。韩小莹笑道∶「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嫁人？」韩宝驹傻傻的问∶「没有呀！」

韩小莹咭咭笑道∶「真是傻冒。」

「哥……你……你……累吗？」韩小莹突然羞红满脸。韩宝驹傻傻的道∶「只要妹妹没事，再累也没关系！」

韩小莹轻捶他的胸口道∶「我…我…不是说这…是…是…人家那里…庠得厉害。」韩宝驹张口结舌，不敢相信的道

∶「妹妹你想操屄？」韩小莹羞得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韩宝驹呵呵傻笑∶「操屄好，操屄舒服！」

韩小莹搂住哥哥的脖子，在他耳边道∶「哥……你……你……替我脱下衣服好吗？」

韩宝驹解下妹妹裙带，拉开衣襟，一对白嫩有弹性的乳房跳了出来，在他眼前诱人地晃动着。不禁赞叹道∶「

妹妹你的奶子好美！」

韩小莹听到哥哥的赞美又羞又喜，捧起自己一对丰满的乳房，送到哥哥面前道：「哥，你爱它们吗？妹妹让你

吸，给你摸。好吗？」

韩宝驹不客气的将脸埋进妹妹的乳沟间，韩小莹结实的双乳充满着乳香。韩宝驹舌头舔弄着那道甜美的乳沟，

双手拧着鲜嫩的乳头。韩小莹受不了乳房的酥痒刺激，口中吐出丝丝诱人的呻吟声，丰满的乳房则随着呻吟而轻微

晃动……

韩小莹忍受不住欲火的折磨，娇媚地扭动着迷人的下体。丰圆的臀部撩人欲火。一对曲线优美的白嫩长腿在哥

哥面前放肆的张开。下体湿滑淋漓，四周满布的细长阴毛湿成一遍，粘结在厚实的阴阜上。韩宝驹被眼前的诱人美

景惊呆了。

再也不能克制，用力张开妹妹大腿，拨开那丛潮湿的阴毛，让那一道神秘的肉缝赤裸裸地展现在自己眼前。

韩小莹羞得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她知道自己现在就象一个淫娃荡妇，张开大腿让亲哥哥用激情的眼光，视淫着

女人的羞耻处。「啊！哥在摸我，啊！哥你要轻轻的摸，不要把人家弄痛了，轻轻的才会舒服，啊…………哥…哥

…不要捏那颗小豆豆，那里很敏感！啊…………哥…哥…你捏得妹妹又痛又痒，好难过啊！」韩小莹在轻轻的呻吟

着。

韩宝驹肥短的手指，扣弄着妹妹嫩红的阴道。并无师自通地剥开二片阴唇，用力揉着藏在顶端的小肉颗。韩小

莹又爽又痒，一双修长结实的美腿不住地左右摆动。纤细的玉足随着淫荡张开的大腿，搁在哥哥的肩上……欲火焚

身的韩宝驹调整姿势，把阴茎移到妹妹的阴道口，让妹妹扶着自己的阴茎。韩小莹握着那条又烫又硬的阴茎，装模

作样的叫道∶「啊！羞死人了，哥要妹妹做这种淫贱的事。」

嘴上虽说不要，手却紧握阴茎对准自己泛滥成灾的阴道插去，粗长的阴茎迫开二片红艳的阴唇，顺利滑进那又

热又紧的阴道中。韩宝驹感觉整根肉棒被妹妹的淫肉包裹得好舒服，不禁兴奋叫道∶「好妹妹，你的小屄好紧好舒

服啊，我的屌屌爽死了！哦好舒服啊！」韩小莹也兴奋的娇吟着。

韩宝驹干得兴起，将妹妹修长双腿架在肩上，随后用力摇摆着臀部，尽情抽插着妹妹的阴道。韩小莹双眼朦胧，

表情既痛苦又舒服。轻轻叫道∶「哥……不行了……妹妹要泄出来了……快……快抱住妹妹……」

韩宝驹虽然还没有射精，但仍然停止了抽插，体贴的搂住妹妹纤细的小腰，捧住那个肥美白嫩的屁股。韩小莹

探出香滑的舌头让哥哥吸吮，胸前那对因兴奋而膨胀的乳房，紧紧抵在哥哥的胸口，结实修长的大腿交叉缠绕哥哥

的臀部，她终於达到做女人后的第一次高潮。

韩宝驹感觉妹妹下体湿漉漉、滑腻腻的，很关心的问∶「妹妹，泄出来的感觉爽不爽？」韩小莹羞涩的点着头

「爽是爽，不过流出的东西太多，感觉有点不舒服。」

韩小莹爱怜地握住那根沾满自己淫水的肉棒道∶「哥，你刚才没有泄，会不会涨得很难受呢？要不要妹妹再让

你插一次？」韩宝驹揉摸着韩小莹雪白的屁股说∶「当然想啊！不过，这次来点新鲜刺激的。」韩小莹疑问的说「

有甚麽新鲜刺激的玩儿？怎麽弄法？」韩宝驹捏住的妹一只乳头，那东西让他捏得勃竖起来。

韩宝驹说∶「就是用这对又白又嫩的奶子把哥的屌屌夹起来，当成你的阴道一样让哥抽插。」

韩小莹明白后不禁娇羞满脸。嗔道∶「哥是从哪里学来的坏玩意儿？哪有人用奶子来……快活的？」韩宝驹以

为妹妹不愿意，不禁大感失望。没想到韩小莹竟然用手捧住那二只浑圆的乳峰，媚笑地对哥哥说∶「好色鬼，大色

狼！还不快上来？」

韩宝驹欣喜若狂，马上跨坐在妹妹胸前，把红通通的阴茎搁在妹妹雪白的乳沟之中。韩小莹双手用力向内合拢，

两只丰满的乳房即时夹住那根粗大的阴茎。

韩宝驹开始摇动屁股，让阴茎在妹妹的乳沟中摩擦，韩小莹害羞的偏过头，不敢看夹在自己乳房中间的阳具。

韩宝驹固执地说∶「妹妹，不要偏过头去，要看着哥哥的屌屌，快看！」

韩小莹只好转过头来，让哥哥看着自己陶醉在性爱中的淫态。妹妹发出的满足呻吟刺激着韩宝驹的感观神经，

精关失控的他射出又浓又稠的精液，喷满了韩小莹的乳房和嘴唇。

韩小莹一边品尝精水，一边柔情的说∶「妹妹永远都是哥哥的。」

欢悦过后，韩小莹躺在韩宝驹怀里，感觉全身虚脱乏力的她迷迷糊糊睡着了。

她后脑所受的创伤没有痊愈，能清醒过来是侥幸的奇迹。刚才一轮的媾合，体力极度透支，自然是疲惫不堪了。

韩宝驹初时很担心，侍后看到妹妹呼吸平稳这才放下心来。韩小莹能清醒过来，证明脑受创伤有治愈的机会。韩宝

驹不敢耽误时问，匆忙替妹妹穿上衣裙，抱起她离开铁枪庙。

韩宝驹向几位结义兄弟详说经过（兄妹媾合自然不说），众人听说祈求铁枪神也能让七妹清醒过来，都感觉不

可思议，不过能清醒过来总是好事，虽有疑惑也不便多问。众人请来名医针灸服药，半年后才将韩小莹脑内瘀血清

除掉。众人都松一口气，韩小莹总算是大难不死。

自从铁枪神庙归来，朱聪等人发现韩氏兄妹终日形影不离，各人只道二人差点生死相隔，今得脱大难，感情加

深是自然的事。唯一失意之人便是笑弥陀张阿生，他暗恋韩小莹由来以久，只是一直不敢明示。看到兄妹二人形影

不离，心里很不是滋味，更令他伤心的是，韩小莹对他似是有意回避，尽量减少单独接触的机会，如此一来，张阿

生想向韩小莹表示爱意更是千难万难了。

南湖边上，柳树之下，悄然静立着一人一马。马匹毛色通黄，身高膘肥，神骏非常，显然是一匹罕见难得的西

域宝马。马旁站立之人却是又矮又胖，身高不过三尺，肩膀宽阔却几近三尺。那马偏偏腿长身高，矮胖子头顶只及

马鲦。这个犹如大肉团的猥琐汉子，就是江南七怪第三号人物「马王神—韩宝驹」身边那匹神骏黄马是他心爱的千

里良驹「追风黄」。

韩宝驹满脸长满红色酒糟粒子，酒糟鼻子又大又圆，犹如一只红柿子旒在脸上，更兼手短足短，没有脖子，一

个大得出奇的头缩在双肩之中，显得既好笑又滑稽。然而情人眼里出西施，韩小莹心目中，这位兄长不但不臃肿难

看，相反感觉说不出的可爱。

其时春暖大地。但见远处帆影点点、近处湖光鳞鳞、放眼青山绿水、迎面和风拂脸，穿梭于繁花柳绿间，聆听

着百鸟和鸣……真是道不尽的良辰美境。然而性子急躁的马王神却无遐细赏眼前境色，他在湖边站立将近一个时辰，

依然不见妹妹踪影，心中说不出的烦躁。

自从铁枪神庙兄妹媾合之后，韩氏兄妹终日沉迷于淫欲之中。不知节制难免珠胎暗结。韩小莹还是未嫁之身，

当然不能有丝毫差池闪失，这几天正借故离开嘉兴，找一处清静之所以便调养打胎后失血的身子。不意接到众兄飞

鸽传书，要她马上赶回嘉兴商议要事。韩宝驹心念妹妹，今天一早就在湖边等候。

忽见湖心中一叶渔舟如飞般划来。转眼之间，渔舟已赶过了远在前头的小船，竟是快得出奇。片刻间渔舟渐近

岸边，韩宝驹眼利，看见舟中坐着之人，正是他日思夜想妹妹韩小莹。「妹妹，妹妹……」韩宝驹兴奋的对着渔舟

招手呼喊。

韩小莹老远便看见湖边柳下的追风神驹，知道哥哥正在等候自己归来，心中感觉一片蜜甜。只见她伸桨入水，

轻轻巧巧的一扳，渔舟如箭射出，这一扳之力少说也有一百来斤，越女剑有如此劲力不足奇怪，但一枝木桨能经受

得起如此大的力度却是出奇。又是数扳，渔舟已近岸边，日光照在桨上，亮晃晃的原来是一柄铜铸的铜桨。难怪能

经受得起如此力度而不折断，韩小莹把渔舟系在岸边柳树上，轻跃登岸。

韩宝驹快步上前，搂住妹妹纤腰便吻。韩小莹俏脸娇红，轻轻推开兄长，咭咭笑道∶「哥还是老样子，光天化

日之下，搂搂抱抱，也不怕丢人。」韩宝驹摇晃着大的出奇的脑袋左右四看。道∶「有人吗？那里有人？」。韩小

莹轻戳他的额头。嗔道∶「傻冒」。韩宝驹哈哈大笑，搂住妹妹飞身上马，追风神驹通晓人性，也不等主人号令，

迈开四条长腿飞驰而去。真是马如其名，奔跑起来足不沾地，快如疾风，片刻间便跑得无影无踪。

韩小莹坐在马背，感觉犹如腾云驾雾。小黄马跨越障碍如覆平地，转眼间跑出十里之外，进入一处茂密丛林，

收蹄慢跑，最后在一平坦草坪前停了下来。韩宝驹抱着妹妹轻跃下马。道∶「妹妹，咱们到啦。」韩小莹问∶「这

是那里？」

韩宝驹憨憨傻笑∶「自然是和妹妹亲热的地方。」韩小莹羞涩的道∶「哥哥真是的，一点也不正经，老是说笑。」

韩宝驹侧目问∶「妹妹不喜欢吗？」韩小莹抿嘴道∶「不跟你说。」

兄妹俩手牵着手坐在一棵大树下。韩宝驹轻咬韩小莹的细嫩耳垂道∶「妹妹，这些天来哥好想你啊。」韩小莹

双手圈着韩宝驹肥肥的颈脖。嗔道∶「哥你就是没良心。」韩宝驹道∶「妹妹胡说，哥怎是没良心的人。」韩小莹

眼圈红红。轻咬嘴唇道∶「你只顾自个快活，不理人家死活，你知道打胎怎样吗？那种滋味生不如死，哥就是没良

心。」韩宝驹拉着韩小莹的纤手，辟辟拍拍的拍打着自已的丑脸道∶「哥该打，哥不顾妹妹感受，搞大妹妹肚子，

哥没良心，哥该打，该打……」

韩小莹看得很是心疼，轻轻抚摸着哥哥红肿的胖脸。道∶「哥别这样，妹妹不怪你就是。」韩宝驹在妹妹耳垂

边呵着热气。道∶「哥也让妹妹把肚子搞大一次，你说公平吗？」韩小莹捶打着哥哥肥厚的背颈。咭咭娇笑∶「男

人那能怀孩子的？哥你真坏！」韩宝驹双手一摊，一手无可奈何的样子。道∶「那哥也没办法了。」韩小莹咬着哥

哥耳朵。媚昵道∶「哥真无赖！」

兄妹俩人几天不见，再次见面难免搂搂抱抱亲热一番。韩小莹被哥哥一双肥手又搓又揉的弄得浑身欲火，忍不

住喘着粗气。道∶「哥你别揉，一见面就揉这捏那的，搞得……搞得人家又想要了。」

韩宝驹说∶「妹妹要也可以，但你先要帮我吹吹洞箫。」韩小莹不解。问∶「甚么叫吹洞箫？我不知道要怎么

做。」韩宝驹笑嘻嘻的道∶「妹妹真呆。连吹洞箫都不知道？」韩小莹虽然已成人妇，但对象只限其兄。更兼性子

豪爽不让须眉，平日里只专注于行侠仗义之事，对男女媾合之乐本不甚上心，难免不知「吹洞箫」这淫技为何物。

看得兄长取笑自己，嗔怒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出奇吗？」

韩宝驹也不生气，从怀中取出一叠手帕，递到妹妹面前。道：「妹妹别生气，哥给你瞧一样好玩的东西。」

手帕上绣的是一幅春宫图，图中男女面目俊美，姿态生动。韩小莹羞得满面通红，目光却被手帕内容深深吸引。

韩宝驹把手帕往妹妹手里一塞。道∶「别害羞，慢慢看。」韩小莹红着脸翻过另一块手帕，下面一块帕子绣的又是

另外一幅春宫，姿势甚是奇特。接连翻下去，每块帕子上所绣的人物姿态愈出愈奇，有一男两女，有二男三女。韩

小莹只看得血脉贲张，羞红满面的道：「哥从那弄来的坏东西？丑死人了。」

这时她才知道，哥哥所说的吹洞箫，就是用自己的嘴巴吮吸他撒尿的脏东西。

不禁啐道∶「哥好坏，你怎么要我用嘴巴去……吸舔你……你那东西？好恶心啊！

这种丢人的事打死我也不干。「

韩宝驹见到妹妹一边说不要一边却看得聚精会神，显然是口不对心。当下笑道：「妹妹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韩小莹嗔道∶「怪模怪样的，还有趣呢，简直是丑死了。」韩宝驹搂着妹妹道∶「我们也试做看看如何？」韩小莹

俏脸更红。

羞道∶「不做，你要做自己到城里找婊子做去，这种恶心的事打死我也不干。」

韩宝驹只是软硬兼施的缠磨不休，韩小莹让哥哥抚弄得欲火炙热，最终还是答应了。只见她满面娇羞地说∶「

好啦，帮你吸就是了，你教我怎么吹吧。」说完将纤细白嫩的玉手按在韩宝驹隆起的胯间。道∶「这种恶心丢人的

丑事，能有几个女人愿意做？唉！哥真是我命中的克星。」韩宝驹看到妹妹首肯，高兴得裂傻笑∶「不是的，女人

都喜欢吸吮她心爱男人的屌屌。」韩小莹啐道∶「谁说的？」

韩宝驹道∶「坊间小说里的故事说的，书上还说，女人吸吮男人的屌屌，习惯以後后，不吃还会感觉说不出的

难受。」

韩小莹嗔道∶「胡说八道，想不到行侠仗义的江南七怪，老三马王神竟然是个好色的登徒浪子。」韩宝驹道∶

「江南七怪怎了，江南七怪就不是人吗？是人就要吃饭拉屎，男女媾合天经地仪，老天爷规定了行侠仗义的人不能

操屄吗？马王神也是人，喜欢操屄有甚么出奇的？」韩宝驹这番粗俗的歪理似是而非，韩小莹只听得娥眉紧绉，一

时间却不知如向辩驳，韩宝驹见此更是洋洋得意。在韩宝驹不断的催促下，韩小莹羞涩地拉下哥哥的裤子，用柔若

无骨的玉手握住那根紫红色的大肉柱，轻轻地上下捋动包裹着龟头的那一层包皮，随后头部靠向他的胯间，并尝试

性的探出舌头挖弄着龟头上面的小孔。感觉从马眼里流出来的润滑液体有一股腥腥的味道，但并不难吃。韩小莹这

才定下心来，用舌尖去舔龟头与包皮之间的环沟。这个美丽但单纯的少妇将环沟的污垢舔吃得一乾二净，最后还淘

气的捧着阴茎下面的肉袋，让那二颗睾丸在柔软的手中滚动。

韩小莹将大肉棒整支含进嘴里，缩紧面颊摆动头部，让阴茎在软嫩的双唇间不停进出。韩宝驹怜爱地拨开妹妹

乌黑的秀发，欣赏着她吸吮阴茎的媚态。韩小莹媚眼如丝的看着哥哥，好象是在询问∶「满意吗？」。

韩宝驹的阴茎已被妹妹舔弄得异常粗大，紫红的龟头沾满涎液，显得更加光亮。韩小莹似乎很迷恋这条给她带

来无限快感的大肉棒，吐出茎身张嘴含着悬挂茎底的肉袋，让二颗睾丸在口腔里滚动。韩宝驹感觉得舒爽异常，忍

不住的连连怪叫。韩小莹这才站起来解脱身上衣裙……刚才赤裸，韩宝驹已迫不及侍将她拉过身边热情地接吻起来。

韩宝驹手探妹妹怀里，揉摸着那对结实肥嫩乳房，不时扭捏两颗坚了起来的乳头。韩小莹虽己打胎，但妊娠反

应依然存在，现经韩宝驹一揉一扭一捏，膨胀的乳房顿时激射出浓稠的汁液，喷得他满手都是。韩小莹拿起手帕，

替哥哥擦去手上的汁液。笑道∶「哥真狂，瞧你，把人家……人家的奶水都弄出来了。」韩宝驹张嘴结舌，难以置

信的说∶「几天不见，妹妹奶水也有啦？」

韩小莹羞道∶「哥是真不知还是假不会？那一个孕妇没有奶水的？」看着玩弄自己乳房的哥哥，韩小莹幽怨的

说∶「要是能把小孩生下来，奶水恐怕会更多呢。」韩宝驹看到妹妹眼有泪光，停止揉弄，心有不安的问∶「妹妹

怎了？」

韩小莹没有作声，拉着哥哥的手伸何自已的跨间。经过情欲的不断刺激，那里已变得湿滑淋漓，茂密丰盛的阴

毛被淫水沾湿，凌乱地贴在肥厚的阴阜上。韩宝驹玩弄妹妹湿滑阴唇的同时不忘追问∶「妹妹怎了？为何哭了？」

韩小莹再也忍受不住。哽咽着道∶「我想起那不能出世的孩儿心里难受……」说着说着，泪水象断线珍珠滴滴掉了

下来。

说女人是感情动物一点不假，韩小莹心情悲伤，情欲大减。刚才还源源不断分泌着的液体，一下子消失得无影

无踪。失去液体的润滑，阴道顿时变得干涩难入。韩宝驹感觉无所适从。心想∶「女人真他妈的善变，刚才还睛空

万里，眨眼间便是大雨滂沱，真让人受不了。」韩小莹情感得到发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阴道的分泌物竟然再次

多了起来。韩宝驹嘴巴张得大大，舌头几乎掉了下来。心道∶「邪了，邪了，女人真他妈的邪门！」

韩小莹擦去眼角残存泪水，笑盈盈的望着哥哥。道∶「大色狼转性了？竟然见色不动心。」说着用力捏着韩宝

驹有点发软的阴茎。妹妹刚才一哭，韩宝驹的性趣即时消减大半，挺勃粗大的阳物也变得逐渐萎缩。他到现在还想

不通女人心为什么会象三月天气，说变就变。韩宝驹受不过妹妹的嘲弄，探进阴道中的手指拚命的掏挖起来，不用

多久，阴道又一次的淫水淋淋。韩小莹被弄得臀部不住乱摇，一副春情难挨的样子。

欲火焚身的韩宝驹显得粗鲁，只见他将妹妹推靠树干，拉起她那修长结实的大腿，手握着暴胀的阴茎对准淫水

淋漓的阴道。粗腰用力向前推挺，紫红色的大龟头撑开两片阴唇，只听得「滋」的一声，长近一尺的巨棒已整条没

入那又热又滑的阴道中。韩宝驹摇摆臀部，让那根粗壮的巨棒在妹妹的阴道里不停的抽动，韩小莹阴道又痒又热，

在哥哥一尺巨棒的抽插之下，舒服得娇喘嘘嘘。

兄妹俩人采用这种姿势媾合抽插大约七八百下，韩小莹的身体忽然不停的抖动。韩宝驹心里有数，连忙把阴茎

抽了出来，蹲在妹妹胯底，嘴凑着她的阴部，吸食着阴道里射出来的阴精。泄出阴精后的韩小莹，感觉有点虚脱…

…韩宝驹无遐顾及妹妹感受，只见他将她再次推抵在树干，左手把她的脚抬至腰部，使整个阴户裸露出来，右手五

指轮换的捏弄着她的乳头。同时臀部向前推挺，把阴茎再次插进了妹妹的阴道里。

韩小莹双手用力抓捏自己的乳房，身躯挺动的配合着哥哥的抽插。韩宝驹拼命摇摆着臀部，让阴茎在妹妹的阴

道里尽情的摩擦。韩小莹双眼朦胧的看着哥哥，一付既痛苦又舒服的样子，最后娇喘连连的呻吟道∶「啊…………

不行了……又要……又要泄出来了……不要……不要插了……哥……哥……快……快……抱住妹妹……住妹妹。

韩小莹已经连泄两次，但是韩宝驹依然精力旺盛。道∶「妹妹你已经爽过了，可是我还没有泄精，那怎办？」

韩小莹喘着粗气道∶「今天太累，有点受不了，我还是用嘴巴替哥泄火吧。」韩宝驹满心不愿，再插又怕妹妹支持

不了，只好勉强同意。

韩宝驹拉着妹妹的手，把它放进自己大腿中间。韩小莹知道哥哥要她套弄阳具，便非常配合地握着那根热腾腾

的肉棒，轻轻抚弄起来。

韩小莹的手技越来越厉害！多次的性交经验令韩小莹摸清了哥哥的性癖嗜好，她知道哥哥需要的是甚么，所以

并不直接刺激他的肉棒，而是用纤细的指甲尖，轻轻刮弄着阴茎下面浮现的筋脉……那种钻心的感觉令韩宝驹又痒

又舒服。韩小莹为进一步刺激哥哥的性欲，温柔地揉捏着他的阴囊，让两颗睾丸在袋里滑来滑去。

韩宝驹舒服地闭上眼睛，肉棒更加的膨胀，龟头分泌出润滑的液体，弄得韩小莹的玉手又黏又滑。韩小莹低声

笑道∶「哥怎么搞的？刚才插了那么久都不泄，观在才刮弄几下就忍不住了？看流出那么多的水。」韩宝驹说∶「

你的手摸得那么淫，是男人都会受不了。怎能怪哥？你自己那里不也是湿淋淋的吗。」

韩小莹虽然连泄两次，但经过一轮歇息，欲火又起。渴望肉棒再次蹂躏的她高抬修长大腿，背向哥哥的坐在他

的腿间。让烫热的肉棒整根没入自已湿滑的阴道中，随后接连不断的耸动着臀部，让阴道的壁肉尽情的摩擦着置身

其中的阴茎。

韩宝驹尽情享受着媾合带来的快感，双手伸向妹妹胸口，揉捏着丰满雪白的乳房。自从兄妹合体以来，韩小莹

从未试过如此热烈淫荡的媾合，她的阴道生着一股难耐的骚痒，坚挺的乳房膨胀得令人难受，顶端的乳头坚硬竖起。

阴茎摩擦阴蒂令阴道产生了大量的淫水。快感使韩小莹浑身颤抖，忍不住回过头去，将软嫩的肉唇紧贴着哥哥嘴唇，

舌头互送的交换彼此的唾液。韩小莹在哥哥宝杵的鞭策下臣服，全身僵硬的她达到了另一次的高潮。韩宝驹在妹妹

阴道的紧夹下，己经接近射精的边缘。韩小莹听到哥哥喘息粗重，双手粗狂不断地揉虐着自己的乳房，知道他要泄

精了。深受打胎之苦的她不想再次怀孕，连忙起身跪在哥哥腿旁，把头埋在他的腿间，将那根又大又滑的热棒含进

嘴里，面颊缩紧、头部不停的上下摆动，让那东西象抽插自己阴道般抽插着自己的嘴巴，手则不停地刺激着阴囊里

的睾丸。

韩宝驹忍受不了这种极度舒爽的刺激，又浓又稠的精液通过龟头马眼，象水柱般急速的射向妹妹的喉咙。韩小

莹来者不拒的吸收嘴里。抬起头，媚眼如丝的将口中精水慢慢吞咽下去。这种媚态真是说不出的娇美。看着妹妹泛

着红晕的俏脸，抱着她那香气袭人的温软肉体。韩宝驹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

韩小莹躺在哥哥怀里，秀丽的俏脸透露出尽情欢悦后满足的笑容。韩小莹抚摸着哥哥变软的阴茎，嘲笑道∶「

刚才还是威风凛凛，现在却变成垂头丧气。真是没用的家伙。」韩宝驹不服气地说∶「妹妹还要跟哥大战三百回吗？」

韩小莹嘴头虽硬，内心实虚。真怕这个脑子不会拐弯的憨人说到做到。连泄三次的她早己感觉疲惫乏力，加之打胎

不久，身体十分虚弱，如果再来第四次泄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下也不再搭觜，只是咭咭的笑。

韩宝驹揉搓着妹妹丰满结实的乳房。两只乳头已经变软，嫩嫩的，揉捏起来十分舒服。韩小莹轻打哥哥的手。

嗔道∶「哥别乱弄，等一下弄硬又要不舒服了。」

韩宝驹道∶「我不摸妹妹的奶子，妹妹就摸我的屌子吧。」

韩小莹捶打着哥哥的背颈，娇笑道∶「哥你真色。」话虽如此，手却不紧不慢的揉捏起那条不软不硬的阴茎。

问∶「大哥飞鸽传书说有一恶道找焦木大师晦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韩宝驹让妹妹揉搓得张嘴吐舌，说不出的爽快。听她这样说，笑道∶「我还以为你知道呢。」韩小莹用力拍打

着哥哥，啐道∶「我知道甚么？你这大色鬼，一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按倒人家干那坏事，我能知道甚么？我甚么也

不知道。」

韩宝驹哈哈大笑。道∶「妹妹，别打别打，哥告诉你就是。」

韩小莹重新躺回哥哥怀里，拉着他的肥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娇笑道∶「哥是一只大色狼。」

韩宝驹搓弄着妹妹的乳房。转入正题的说∶「法华寺的焦木大师，前几天上门找大哥求援。原来有一个叫丘处

机的道士登门闹事，说法华寺强行收藏两个妇道人家在寺内，要焦木交人。」韩小莹问∶「焦木大师怎样说？」韩

宝驹停止了对妹妹乳房的搓弄，道∶「焦木对大哥说，寺里的确收留了两个人，但是男子，是他师兄云栖寺主持枯

木大师推荐来的。」

韩小莹揉揉被扭痛的乳房，说∶「焦木大师将实情说了吗？」韩宝驹道∶「自然说了，但这恶道不管焦木如何

解说，坚持寺中藏有女子是他亲眼所见，如果不交出人来就踏平法华寺。」韩小莹道∶「素闻全真七子武功了得，

均已得了当年重阳真人的真传，其中长春子尤为杰出，只是想不到丘处机竟然是个无理取闹之人。」韩宝驹道∶「

大哥说的对，他全真派在北方称雄是他的事，到南方来也想这般横行霸道，那可不行。」韩小莹问∶「后来怎样？」

韩宝驹道∶「两人越说越僵，丘处机的武功焦木自然不是敌手。由于跟我们素来交好，因此上门求援。」韩小莹道

∶「我看其中可能会有误会。」韩宝驹道∶「大哥说也有这个可能，只是这恶道来势汹汹，全不讲理。」韩小莹道

∶「大哥他们打算怎办？」韩宝驹道∶「大哥说，焦木大师是江南七怪的好朋友，这个忙一定要帮。」韩小莹只听

得热血沸腾。兴奋的说∶「对！不要说焦木大师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外人，只要是不平事，江南七怪也要管。」

韩宝驹道∶「焦木跟丘处机约好明日巳时在醉仙楼上见面，到时倒要看看丘处机是何方神圣，这般厉害。」接

着又道∶「大哥知道妹妹身子不适，本不想让你知道，只是江南七怪向来是七人同心……」韩小莹嘻嘻笑的道∶「

七人同心，其利断金。」说着睑色突然一变，用力扭着韩宝驹发硬的阴茎。啐道∶「我身子不适，还不是你这害人

精搞的。」

韩宝驹玩弄妹妹的乳房，弄得性起，阴茎正自昂首脖发。突然遭受袭击，顿时痛得嗷嗷怪叫∶「妹妹轻点，轻

点。这样乱扭会折断的。」韩小莹嗔道∶「断了更好，不用害人。」话虽如此，也真怕折断弄坏，所以也就放手了。

韩宝驹揉着疼痛的阴茎。苦着睑道∶「妹妹你真艰心，把哥的命根折断，看你以后用甚么来快活。」韩小莹嘟着嘴，

啐道∶「不用就不用，好稀罕么？」

妹妹的一娇一嗔，把韩宝驹弄得如痴如醉，发狂般搂住妹妹。道∶「妹妹，哥爱死你了，你不知道哥这几天有

多担心，直到见你平安归来，这才放心。」韩小莹眼圈红红的说∶「这几天，我也想念哥哥。」韩宝驹舔着妹妹耳

垂。道∶「妹妹身子全好了吗？」韩小莹怕痒，左右摆动身体。咭咭笑道∶「没甚么大碍了，对付丘处机这恶道不

成问题。」

韩宝驹听之大喜，立刻把妹妹按倒草坪之上，分开她的两腿，将阴茎插进她的阴道里面。韩小莹大吃一惊∶「

哥，你干甚么？别插……别插，我已经泄了三次，你会把我插死的，啊…………啊…………哥……哥……我要死了

……呜…………呜…………你插死我了。」韩宝驹不顾一切的狂抽猛插。韩小莹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身体开始不

停的剧烈颤抖，双手紧紧地搂住哥哥，一对丰满的乳房用力研磨着他的胸部，下体疯狂地耸动着，阴道阴壁的肌肉

紧紧地吸住哥哥粗大的阴茎，吸得是那么地紧。韩宝驹不敢轻举莽动，于是任凭韩小莹在身下疯狂地摇动。

「哥啊…………我要死了……呜…………呜…………我要死了……哥插死我了……啊…………啊…………呜呜

…………哥你好狠心啊……插了半天……还不放过妹妹……啊…………不行了……妹妹要死了……啊…………又要

泄了……不行了……啊…………不行了……哥……哥……你快射……快射出来吧……啊…………啊…………妹妹不

行了……妹妹要死了……呜…………呜…………哥你怎么还不泄……哥你还真道想插死我吗？呜呜…………」

韩小莹神情激动，一边哭喊一边扭动身体。淫水从泛滥的下体不断地汨汨流出，阴道开始痉挛，阴壁剧烈地蠕

动收缩，有规律地挤压撕咬着哥哥肿胀的阴茎，逼迫它赶快吐出积蓄体内的能量。

韩宝驹意想不到韩小莹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妹妹的激情让他完全无法抵御，勉强抽插几下，体内的精液如同

火山爆发，瞬间填满了妹妹那不断收缩的阴道。

韩宝驹意想不到自已射出的精液是如此之多，以至妹妹的阴道无法完全吸收。

炽热浓稠的精液顺着阴茎的杆流溢出来。韩宝驹屁股急速地抽动着，配合着阴茎的搏动，更深入直接地插进阴

道。身子一颤一颤如同射箭，把剩余精箭全部射进妹妹的子宫深处。

韩小莹被哥哥炽热的熔浆打懵了，蕊心被精液一烫，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一股热流突然从体内射出，迅

速与哥哥的精液融合在一起，极度的快乐令她的动作更加癫狂。大腿紧紧地缠住哥哥的腰部，配合地耸动身子，阴

道一张一缩，尽量把阴茎吐出的所有精华都吸收进去，不让它们有一丝一毫的浪费。韩宝驹的脑海一片空白，无法

思想任何东西，他已经完全陶醉在极度的快乐之中。当他的龟头拼命吐出最后一滴液体时，喷发才停止。韩宝驹背

靠树杆坐下，韩小莹斜躺在他的怀里，轻捶着韩宝驹厚实的胸膛。

嗔道∶「哥是大色狼、大坏蛋，说过多少次不要泄进里面，就是不听，弄不好搞大肚子，又有麻烦了。」韩宝

驹按倒妹妹。笑道∶「我这就帮妹妹吃干净可以了吗？」说着将一个又大又圆的脑袋拱向妹妹的胯间。韩小莹咭咭

娇笑，挣扎着想坐起来。道∶「哥、哥，你要干甚么？嘻嘻，别、别闹，刚才还弄不够吗？

韩宝驹只是跟妹妹开玩笑，要是真来，还真有点吃不消。他虽然对这个妹妹爱若生命，但是在短短一个时辰内

（注∶二个小时为一个时辰），连续干了妹妹四次，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吃不消。韩宝驹现在正感精力不继，再来一

次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

韩小莹先帮哥穿好衣服，然后才把掉得满地都是的衣服穿上，佩戴整齐，再仔细梳理凌乱的秀发。韩宝驹将散

落的春宫手帕续一收齐交给妹妹，韩小莹脸一红，随手扔掉，啐道∶「这些坏东西要来干甚么用，丑死人了，丢掉

算了。」韩宝驹连忙拾了起来，拍去上面的尘土，宝贝的叠好，道∶「丢不得，这东西很难才弄到的。」韩小莹哼

了一声。道∶「既然这样宝贝，你自个收藏好了，不要给我。」

韩宝驹道∶「哥是个臭男人，胆大心粗，做事鲁莽，整天带着这东西终归不方便，如果有个闪失让人发现，那

不丢人？」韩小莹嘟着嘴，啐道∶「好人你做，有丑我出，哥也太过份了。如果让人知道越女剑韩小莹身上藏着这

么多淫秽春宫手帕，以后那有脸见人？」韩宝驹把手帕塞进妹妹手里。道∶「不管怎样，妹妹都是妇道人家，心思

细密，东西放在你那里安全。你看这些图画多精美，丢掉多可惜啊！」

韩小莹只是脸皮薄，装装模样，如果要她真的扔掉这些姿态生动，让人看得血脉沸腾的春宫图，她还真有点舍

不得，最后装出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道∶「这些坏东西是哥你的，我只是替你保管，你千万不要说我……说我…

…」说到这，竟然羞红满脸，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韩宝驹哈哈大笑，吹了声口哨，正在附近吃草的小黄马，一阵风似的跑到主人跟前。韩宝驹搂着妹妹纤腰飞跃

上马，「追风黄」迈开四条长腿，一溜烟似的跑出丛林绝尘而去。

【完】